

# 这出“山寨法庭”闹剧是对全球反恐成果的践踏

## 国际锐评

当地时间13日,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第二次听证会在英国结束。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以为这真是一个法庭,殊不知,它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就是个欺世盗名的山寨法庭;所谓的“听证会”也不是什么司法程序,而是自导自演的反华闹剧。

不妨看看这个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是如何炮制的。根据公开报道,它是私人担保有限公司形式在英国成立的一个民间团体,

经费主要来自鼓吹分裂主义的反华组织“世维会”。而“世维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联合国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东伊运”勾连,并在新疆策划暴恐分裂活动。再往深里看,“世维会”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支持。根据该基金会官网资料,2016年以来,NED持续加大资助“世维会”等“东突”组织,是新疆分裂势力的大金主。

显而易见,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华工具,所谓“听证会”玩的还是“涉疆谎言产业链”那套老把戏,即:找

一批“演员”讲述漏洞百出的故事,拉一批根本没有来过新疆的所谓“专家”对新疆事务指手画脚,无耻炮制“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罪名……这样拙劣的谎言和谣言表演,充其量让西方反华势力自娱自乐罢了,哪有什么可信度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举行第二次“听证会”时间,紧挨着“9·11”恐袭事件20周年纪念日。反华势力在此时对新疆发动造谣污蔑,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全球反恐成果的公然践踏。

“明天我就把干果买回来。”这是2014年7月27日晚新疆莎车县墩巴克乡一名官员阿不都艾尼·吐尔地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小时后,他被丧心病狂的暴徒残忍杀害。自1990年至2016年底,暴恐分子在新疆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民众被害。

为保护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恐与去极端化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如今,新疆地区不仅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暴恐案(事)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

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英国律师、国际仲裁院的格雷厄姆·佩里近日指出,新疆根本没有“种族灭绝”,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难民,没有任何图片或可靠的证据证实有“种族灭绝”。

谎言掩盖不了真相。那些采用“双标”反恐、对新疆大泼脏水的西方反华势力打的什么算盘,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上,要说到那些强行安给新疆的罪名,最适用的是美西方一些国家。以“强迫劳动”为例,从数百年贩卖、虐待和歧视黑奴,到对印第安人

进行种族屠杀,再到系统性侵犯劳工权利,美国自家人权黑账一大堆,理应受到国际正义的审判。

世界已经看清,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其实就是美西方势力搞政治操弄的一枚棋子。它无论如何乔装打扮,都改变不了“伪法庭”本质。它无论搞多少场所“听证会”,都阻碍不了新疆繁荣发展的步伐。这出“山寨法庭”的闹剧该收场了!那些为恐怖主义势力撑腰的西方反华势力也不要再白费力气了,他们难道还没有尝够选择性反恐的恶果吗?

## 椰風置雨

# 藏匿在国营企业的激进分子

##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国家警察反恐特别小组(Densus 88)在雅加达西市Grogol Petamburan区的行动中逮捕了一名涉嫌恐怖活动的激进分子。也于柏卡西(Bekasi Utara)的Harapan Jaya区拘捕了激进团体骨干的S某,他在当地管理一家孤儿院,固定职业是国企(BUMN)的员工。

道,其实早在2019年,政法统筹部长马福特(Mahfud MD)就提醒国企部长艾力克(Erick Thohir),关于国营企业内部激进及恐怖分子盘踞的问题。艾力克部长当时向媒体表示将执行马福特的指示,但没有说明国内外的隐患及整治的步骤。

印尼CNBC网于去年11月15日报道,因为涉嫌参与发生在苏北省(Sumut)棉兰市警察局(Polrestabes)由RMN执行的自杀式爆炸案,反恐特别小组在万登(Banten)省扣押了3名涉嫌案犯并进行刑侦调查。据内部消息透露,其中一人是国企PT Krakatau Steel钢铁厂的职员,不过,当时媒体屡次联系,却没有得到KRAS钢铁厂领导的答复。

宗教信念包装将“圣战”指向唯一含义,将迁移(hijrah)解释成简单含义,将祭拜(thogut)引导为单向含义,还强行将“异教徒”的解读套在警察及所有信教人士头上。”BNPT更于今年8月19日提醒民众,阿富汗塔利班的击退美军,让本国激进主义感到欢欣鼓舞(Euforia)。

自由媒体人卢迪(Rudi S.Kamri)在其平台发表题为“国营企业已被恐怖分子渗透”的评论,自2004年起,国内宗教激进团体在政党的翼护及掩护下,以隐蔽潜伏(Thalabun印地语)的方式渗入国家治安单位、行政部门及教育机构内,当然包括“财源”的国营企业。

《罗盘网》(KOMPAS.com)于9月12日报道,国企PT Kimia Farma药业公司总经理费尔迪(Verdi Budidar-mo)证实,公司柏卡西分行名叫S某的职员被警方拘押,他以书面说明:“自9月10日被治安单位调查起,S某就被暂时免职了。”“若该职员被证实犯法,将依劳工法被革职除名,并与公司正式脱离所有法定关系。”极力避免被牵连、追责。

费尔迪也表示,如果S某经调查后证明没有涉嫌恐怖主义活动,公司将帮助他恢复清誉。并重申公司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或激进分子,对外对内都一样。“公司支持治安单位对企业内部恐怖分子的清除,坚决支持警方依法对涉案员工进行的刑侦调查。”

国企部长艾力克当天针对Cilegon区KRAS钢铁厂职员被逮捕的事发表谈话:“恐怖主义是能够造成大量民众恐慌及惨重死伤的罪恶行径,能毁坏重要设施并威胁国家安全。我相信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支持恐怖主义行动。”他支持警方在全国范围进行反恐,强调:“如果相关员工被证实参与恐怖活动,依照国家法律,将不再是国营企业的人员了。”

《独立网》(Merdeka.com)去年11月16日报道,国家反恐处(BNPT)主任伊尔凡(Irfan Idris)表示,现在的趋势,暴露激进主义已转移方向对家庭主妇及孩子扩散影响。“从实武牙(Sibolga)、泗水(Surabaya),后来的财政部官员、Batang部门要员,被严重洗脑的是他们的妻子,妻子影响孩子,孩子再反过来鼓动父亲。”人们成为恐怖分子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如果在外国不是经济因素,但在本国,更多的是经济原因,再以

卢迪对于国企内部接二连三爆出恐怖分子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这些毒瘤是多年来潜伏在国企内部的,然而国企部长竟然没有做出实际有效的防范措施,没有负起国家和民众付托的责任。有议论说在国企讲道的多是追求哈里发伊斯兰国的长老、激进思想当道。

他还追问国企部长对整顿内部的承诺,他相信部长是民族主义者,但催促部长必须公开发表拒绝“伊斯兰国”的立场,抗拒激进与恐怖主义。政府官员待遇丰厚,他们不能辜负人民的期盼。并奉劝部长别为了2024年的个人政治算计,耽误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前途。

回顾今年4月19日,南苏省(Sulsel)警察厅公关科长(Kabid Humas)如尔班(E Zulpan)警官宣布,反恐特别小组与南苏省警察厅协调合作,破获在望加錫(Makassar)发动对“天主教大教堂”自杀式爆炸案的幕后团伙,共33人被逮捕。其中58岁的男子N某,被证实是国企的员工。不过,警方没有说明是那一家国营企业,也没有透露他的涉案情节。

《点滴网》(Detik.com)报

去年11月16日报道,国家反恐处(BNPT)主任伊尔凡(Irfan Idris)表示,现在的趋势,暴露激进主义已转移方向对家庭主妇及孩子扩散影响。“从实武牙(Sibolga)、泗水(Surabaya),后来的财政部官员、Batang部门要员,被严重洗脑的是他们的妻子,妻子影响孩子,孩子再反过来鼓动父亲。”人们成为恐怖分子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如果在外国不是经济因素,但在本国,更多的是经济原因,再以

前天,日本大使馆对身在印尼的日本公民发出警告,称东盟有5个国家面对“自杀式爆炸”威胁,提醒日本人注意安全。我们不清楚日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不明白日本有没有政治目的?但看到近两年来从国内被警方揪出的危险分子,我们是否还能松懈大意?

《印度尼西亚戏剧选1595—1930》第一集

本篇短文集旨在介绍华人在印尼戏剧生活中的参与情况,文中所引用的资料皆为二手资料,即直接或间接探讨华人在戏剧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文章和书籍。

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完成这个工作,就会发现华人在

印尼戏剧界的参与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正如马修·艾萨克·科恩(Matthew Isaac Cohen)指出的那样。他通过研究印尼同一时期的马来语、荷兰语和英语的报刊杂志,撰写了厚达471页的著作《斯坦布尔戏剧团》(The Komedie Stamboel)(2006)。如果仅有12年历史的斯坦布尔戏剧团尚且有如此详尽的记录,那么从17世纪至今一直活跃在印尼舞台上的华人戏剧活动就更不用说了。

有鉴于此,本文只是对印尼华人的戏剧活动作一个粗略的描述。由于缺少相关历史人物的文献资料,编写一部具有百年历史的印尼现代戏剧史尚且困难重重。倘若剧团本身都没有活动记录的话,那还能指望谁去做这件事呢?别无他法,这就是笔者在最初阶段所能做到的一切。

除了德国人巴切威兹(E.C. Barchewitz)在1751年的描述外,与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一起攻打爪哇的英国皇家军官威廉·托恩(William Thorn)在1815年也写道:“这些被称为哇哈的戏剧与我们这里草药贩的叫卖如出一辙。演员都是女性,为了表演而进行排练……她们身着中国和鞑靼人的服饰,其中有几个长相十分俊俏……她们在锣鼓喧嚣中说唱着中文的台词。”

荷兰人维策尔(A.W.P. Weitzel)在1860年写道:“哇扬是一种露天戏剧……男女演员都长相俊美,身着中国古代服饰,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嚣声中,拖着唱腔用一种很不好听的语言来演绎角色。”

上述描述都说明了华人在印尼所表演的中国戏剧类型。他们使用的语言

# 陈大夫的新冠药方 (小说)

## 棉兰:敬古

“阿告!”

望着那尊似突然冒出来的身影,阿告一下子愣住了,双眼直勾勾地望着他,连声招呼都忘记了。对面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陈大夫。

阿告这花名是同学们自小就这么叫的,含有“阿狗”的贬义,他原名是王宾高。两位老同学邂逅在星巴克门前,高兴得眼眶都红了——分外眼红,刚好星巴克店上空无一人,两人便进了店里喝咖啡。

一场嘘寒后咖啡端上来了,阿告摘下口罩只剩透明的防护面罩慢慢地呷咖啡,陈大夫笑道:“你什么时候成了Pamo(Paranoid)?”

阿告微微一笑:“几十年不见,你还是那个样子;兄弟,非常时期,疏忽不得呀!”

陈大夫说:“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只能撑三个月,过后免疫功能没了,如何小心也得中招;最后还是形成群体免疫。”

“免疫功能没了但它对病毒的记忆还有呀,你这话怎么说?”

陈大夫:“还记得雪妮同

学吗?她感染新冠肺炎痊愈后,时隔三个月再受感染,连中三招,都是相隔三个月的时间感染的。很显然,病毒免疫在人体三个月就消失了。”

阿告怔怔地望着他。

陈大夫又说:“现在‘医学界’出了一种神效的药叫‘神水’God Water,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例新冠病患喝了它治不好的。”

他又呷了口咖啡继续说,你知道吗?这种仙水是免费赠送的,只要你出示呈阳性的酸检测报告,那么善心人士就会把神水寄给你。”

阿告问:“如此神效的水为什么不把配方公诸于世?”

陈大夫说:“只要你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寄给你,要配方来干嘛?如果你要配方的,我这里还有。”说着掏出手机,用食指触碰了两下就一直往下滑,直到最后点触摁住,就又打开包取出纸笔飞快地写了起来,酷似在急救室的大夫给病人开药方,写完后撕下递给阿告,他接过来仔细看,白纸上写着:五指毛桃20克、薏苡仁20克、茯苓、火麻仁各15克、丁香、茶叶,水煎服,刚看完,这里又递来

一张药方写道:一粒椰子水,酸柑4粒,槟榔5粒弃皮煎服。

陈大夫靠着椅子,眼睛笑成一条线对阿告说:“这两个配方任何一方对新冠肺炎都很有疗效,不知治好了多少人,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也可以服用。”

阿告说:“不!初有新冠肺炎症状时得赶快自救啊!先服维生素C 3000mg,维生素E 200-300mg, D 5000,虽然人体每天对维生素的摄入量没那么高,但第一个星期是自救的黄金时期;这是钟南山钟大夫建议的。”

说完,阿告站了起来递给陈大夫一张名片说:“如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一辆奔驰轿车停在星巴克门前,司机把车门打开,阿告挥手表示告别,上了奔驰缓缓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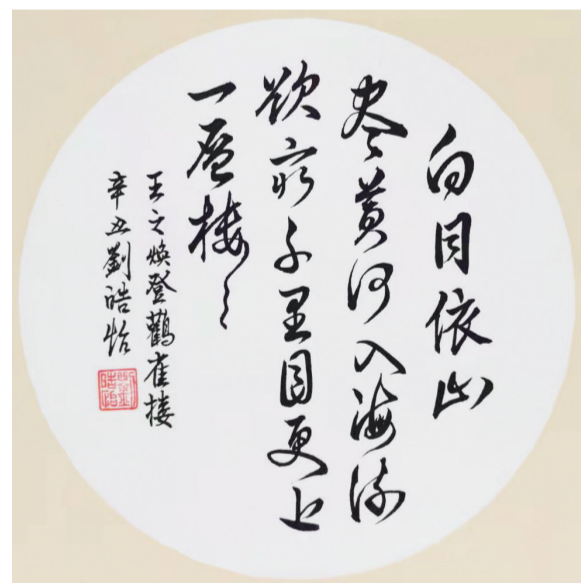
陈大夫看着名片写着:肺部专科王宾高医生,门诊地址:哥伦比亚医院二楼二号。

陈大夫边走边看,拐个弯到了停车场,穿上长期被日晒至褪色夹克,戴上头盔,骑上摩托车继续他推销的工作,在棉兰闹市的烈日下,纵横天下。

# 秋色灿灿

香港:黄木通

清秋明月来相照,  
星空灿灿浩月娇,  
双星揽月庆团圆,  
秋色斑斓香风撩。  
红色灯笼高高挂,  
节日氛围到眉梢,  
喜庆欢歌猜灯谜,  
花篮彩饰随风飘。



刘皓怡书法作品 登鹤雀楼

# 华人与戏剧 (1)

雅谷·苏玛佐 (JAKOB SUMARDJO)

## 早期活动

荷兰学者格鲁尼维特(W.P. Groeneveldt)在他的著作《印度尼西亚与马来亚历史笔记:根据中文资料汇编(1960)》(Historical Notes on Indonesia and Malay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中提到,中国与努山达拉群岛自刘宋(420-479,指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代——译注)就已互通往来。然而,书中仅仅描述了特定时期土著居民的生活,甚至具体到饮食方式,却丝毫没有提及华人在印尼的初期。

17世纪初,当一些西方旅行家开始著书立传讲述他们的经历时,华人的戏剧活动方为世人所知。克罗斯·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在她探讨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的著作《印尼华人的马来语文学》(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1981)中摘录了一些关于印尼华人戏剧的描述。

英国人爱德蒙·斯科特(Edmund Scott)在1625年对万丹华人的描述如下:“他们热衷于唱歌和演戏,但声音极其难听。他们通过演唱戏剧来表达对各路神仙的膜拜。一开始,他们会焚烧祭品,然后道士们就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跪拜。通常情况下,当他们的船即将出发前往中国或从中国返回时,他们会露天的道路上搭建舞台进行这样的表演,一直从正午演到次日方告结束。”

除了德国人巴切威兹(E.C. Barchewitz)在1751年的描述外,与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一起攻打爪哇的英国皇家军官威廉·托恩(William Thorn)在1815年也写道:“这些被称为哇哈的戏剧与我们这里草药贩的叫卖如出一辙。演员都是女性,为了表演而进行排练……她们身着中国和鞑靼人的服饰,其中有几个长相十分俊俏……她们在锣鼓喧嚣中说唱着中文的台词。”

荷兰人维策尔(A.W.P. Weitzel)在1860年写道:“哇扬是一种露天戏剧……男女演员都长相俊美,身着中国古代服饰,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嚣声中,拖着唱腔用一种很不好听的语言来演绎角色。”

上述描述都说明了华人在印尼所表演的中国戏剧类型。他们使用的语言

依然是戏剧中原本的语言。据说,这些戏剧是在开阔的路边搭建露天舞台进行表演的。可以想象,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当地华人。当然,也会有土著居民前来围观,但他们不像通晓语言的华人那般痴迷,而西方人既然在描述中使用了“嘈杂而又刺耳”和“不知所云”的字样,就已经说明了他们并不习惯观看这种表演。

至于华人戏剧与万丹王国的华人海洋祭祀仪式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个问题,则需要去追溯这种关联在其祖籍国是否存在。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种戏剧就不仅用于娱乐消遣,而且还是一种信仰体系。这种类似于爪哇(或许,当时的万丹亦是如此)的哇扬戏,是用来庆祝新旧交替过渡时期的仪式。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印度尼西亚戏剧选1595—1930》第一集

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完成这个工作,就会发现华人在